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十八回 賣華山千秋留跡 送京娘萬世英名

詞曰： 名山青翠如常路，要遊時，踟躕步。梵宮靜煉同雲臥，餐松飲露。泉壑煙霞，堪使行人慕。
祇為爭雄博幾度，一時負卻誰容怒。穩將山洞憑君臥，隱中相募。留跡昭彰，錯笑他人誤。

右調《青玉案》

話說趙匡胤在西岳華山，與那老者對下象棋，不想連輸了三盤，一時要賴，反被這監局的說了許多不疼不癢的話兒，祇氣得敢怒而不敢言，自知情虧理屈，難與爭強，祇得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祇當我要錢擲了個黑臭。你們也不必多言，待我下山到神丹觀內，把銀子取來打發，便也了帳。」老者道：「君子，你休要指東說西，我怎得知那裏是神丹觀？你若哄我走了，又不知你的姓名住處，叫我到那裏來尋？輸贏不離分寸，就在此間開發。」匡胤道：「也罷，就煩觀主代我去取。」一回頭不見了褚玄，左右瞧看，都不見。此時走又走不脫，賴又賴不成，急得祇是搓手躑躅，無主無張。那老者登時發怒道：「我們在此下棋，誰要你來多嘴！又自逞能，強賭輸贏。既輸了三百銀子，故意裝憨不給，欲圖悔賴。若在別處，有人怕你，我這關西地面，卻數不著你。你既不肯給銀，倒不如磕了個頭，饒你走路，祇當買個雀兒放生。」這一句，罵得匡胤滿面羞慚，心中火冒，欲要動手，又恐被人知道，說我欺負年老之人，祇得把氣忍了下去。那監局的道：「紅面君子，我們下棋的輸贏，都是正氣。你既不帶財帛，或者有甚麼當頭，留下一件，然後你去取那銀子，免得爭持。」匡胤道：「你這老人家，也沒眼力，我乃過路之人，那有當頭？縱把渾身上下衣服與他，也不值三百兩銀子。」贏棋的老者道：「誰要你的衣服？憑你甚麼五爪龍袍，我老人家也不希罕。你家可有甚麼房產地土，寫下一樁與我，方纔依允。若沒有產業，或指一條大路，或將一座名山，立下一張賣契，也就算了。」匡胤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「常言說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長百歲。你看那一家有大山大路？偌大的年紀，原來是個痴子。待我混他一混。」說道：「老人家，你既要大山，我就把這座華山寫與你何如？」老者道：「我正要你家這座華山，可快快寫來。」匡胤道：「紙筆不便，你去取來用。」老者道：「誰有工夫去取紙筆，不論甚麼石頭，畫上幾句也就罷了。」匡胤聽了，又自暗笑：「真正是個痴人，石上畫了字跡，如何算得憑據？」遂瞧了一瞧，見面前有一塊峻壁危峰，上面倒也平正可畫，遂拾一塊石片，又問老者尊姓。老者道：「老朽姓陳。」匡胤便向石壁上畫道：

「東京趙匡胤，為因無錢使用，情願將華山一座，賣與陳姓，言定價銀三百兩。永遠為陳姓之業，並無租稅。恐後無憑，石山親筆賣契為證。」

匡胤把賣契劃完，那山神土地見真命天子把華山賣了，留下字跡，萬古千秋，誰敢不依？就把石上白路兒，登時的變了黑字，比那墨寫的更加光耀。此時匡胤祇當兒戲，不過哄騙權宜之計。誰知後來陳橋兵變，登了大寶，這華山地畝錢糧，並不上納分文。到了真宗之時，聞華山隱士陳搏乃有道之人，遣中使徵召進京，欲隆以爵祿。陳搏不應。真宗怒責之道：

「江山盡屬皇朝管，不許荒山老道眠。」

陳搏笑對中使道：

「江山原屬皇朝管，賣與荒山老道眠。」

遂引中使看了太祖的親筆賣契。中使祇得回朝覆旨。真宗聽知他是始祖賣的，不好屈他，祇得任他高臥。此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祇說匡胤劃完賣契，仔細一看，初時原是白路兒，頃刻間即變成了黑字，心下驚疑，把手中石片擲下。正要回頭與老者說話，舉眼見了褚玄，便問道：「仙長方纔那裏去了？」褚玄道：「因為走得口渴，往潤邊吃口泉水，致有失陪。」匡胤道：「不知令師在於何處？我們快去參過，便好下山。」褚玄把手指道：「這一位就是家師。」匡胤大驚道：「怎麼就是令師？小可幾乎錯過。」說罷，就要執了弟子之禮拜見。老者那裏肯依？遜了多時，原行賓主之禮。又與那監局的也敘過了禮。匡胤遂問老者名氏道號。那老者道：「貧道姓陳，名搏，別號希夷。不知賢君貴姓大名？」匡胤道：「愚下姓趙，名匡胤，表字元朗。」陳搏道：「原來就是東京的趙大公子，久仰英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得見，三生有幸。方纔早知是公子，怎敢相對下棋？多有得罪，幸勿挂懷。那石上的字跡，使人觀見不雅，公子可擦去了，休要留下。」匡胤當真的走將過去擦磨，誰知越擦越黑，如印板印就的一般。那監局的老者道：「不必費力，留了在此，做個古跡兒罷。」匡胤祇當戲言，那裏曉得這話確確的應驗，那華山的字樣，至今隱隱兒依稀尚在。

當時匡胤叫聲：「仙翁，某聞令徒稱揚大法，相理推尊。愚下敢懇一觀，指點前程凶吉，則某不勝幸甚。」陳搏道：「休聽小徒之言，貧道那裏會得？我有一個道友，相法甚高，那邊來了。」匡胤回頭觀看，那兩個老者化一陣清風，忽然不見，祇見一張柬帖在地。匡胤拾起來細細觀看，祇見上面寫著的：

貧道陳搏書奉趙公子足下：適因清閑無事，特邀西岳華山仙翁，遣興下棋，本候行旌，乃希厚惠。不意三局幸勝，妄竊先聲，果承慨賜華山，稅糧不納，貧道穩坐安眠，叨光無盡，謝謝！因思愧無所報，妄擬指陳，細觀尊相，實不可言，略俟數秋，登雲得路。惟時漢畢周興，雀兒終祚，陳橋始基，纔得天水興隆，燭影搖紅，便是火龍升運。俚言奉達，伏望詳參。

匡胤將柬帖反覆看了數遍，祇明白前半之言，後半不解其意。遂把帖兒藏在身邊，謂褚玄道：「令師真乃神仙，幸遇幸遇！祇是輸與三盤棋子，倒被令師暗笑。」褚玄道：「偶爾見負，老師何敢取笑？」說罷，遂與匡胤一齊下山。回至觀中，天色已晚，道童送上夜膳，二人用了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匡胤收拾行李要行。褚玄百般苦留道：「公子貴體尚未痊愈，不宜遠行，須再將養數天，再行未遲。」匡胤見褚玄誠意相留，祇得住下。不覺又過了數日，身體復舊如初。

這日，褚玄不在，獨坐無聊，繞殿遊觀，信步而行。來至後面，祇見是個冷靜所在，卻有一間小小殿宇，殿門深鎖，寂靜無人。匡胤前後觀玩了一回，正欲回身，忽聞殿內隱隱哭泣之聲，甚是淒楚。匡胤側耳細聽，乃是婦女聲音，心內暗想道：「這事有些蹊蹺，此處乃出家人的所在，緣何有這婦女藏匿在內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方欲轉身，祇見褚玄回來。匡胤一見，火發心焦，氣沖沖問道：「這殿內鎖的是甚麼人？」褚玄見問，慌忙搖手道：「公子莫管閑事。」匡胤聽了，激得暴跳如雷，大聲喊道：「出家人清靜無為，紅塵不染，怎敢把女子藏匿，是何道理？」褚玄道：「貧道怎敢？自古僧俗不相關。總勸公子休要多事，免生後患。」匡胤一發大怒道：「爾既幹此不法之事，如何還這等掩耳盜鈴，欲要將我瞞過？我趙匡胤雖承你款留調養，祇算是個私恩小惠。今遇這等非禮之事，若不明究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。」

褚玄見匡胤這等怒發，量難隱瞞，祇得說道：「公子不必動怒，其中果有隱情，實不關本觀之事，容貧道告稟。此女乃是兩個有名的響馬——一個叫滿天飛張廣兒，一個叫做著地滾周進，不知從那裏擄來的，一月之前寄在此處，著令本觀與他看守，若有差遲，要把觀中殺個寸草不留。為此，貧道懼禍，祇得應承，望公子詳察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兩個響馬如今在於何處？」褚玄道：「他將女子寄放了，又往別處去勾當。」匡胤道：「我實不信你，那強人既擄此女，必定貪他幾分顏色，安有不姦不淫，寄放在此，竟自飄然長往之理？如今我也不與你多言，祇把殿門開了，喚那女子出來，待俺親自問他一個備細。」

褚玄無奈，祇得叫道童取鑰匙來，把殿門開了。那女子聽得開鎖聲響，祇認做強人進來，愈加啼哭。匡胤見殿門已開，一腳踏進裏邊，祇見那女子戰戰兢兢的躲在神道背後。匡胤舉目細觀，果然生得標緻：

眉掃春山，眼藏秋水。含愁含恨，猶如西子捧心。欲泣欲啼，卻似楊妃剪髮。窈窕丰神芍藥，鴻飛怎擬鷓鴣天。娉婷姿態輕盈，月宮罷舞霓裳曲。天生一種風流態，更使丹青描不成。

匡胤好言撫慰道：「俺不比那邪淫之輩，你休要驚慌，且過來把你的家鄉姓名，訴與我知，誰人引你到此，倘有不平，我與你解

救。」那女子見匡胤如此問他，又見儀表非俗，心內知道是個好人，轉身下來，向著匡胤深深道了萬福。匡胤還禮畢。那女子臉帶淚痕，朱唇輕啟，問道：「尊官貴姓？」褚玄代答道：「此位乃是東京趙公子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公子聽稟，奴家也姓趙，小字京娘，祖貫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，年方一十七歲。因隨父親來至西岳進還香願，路遭兩個響馬搶擄奴家，寄放此處。饒了父親回去。這兩個強人不知又往哪裏去了。」匡胤道：「怎麼搶了你，反又寄你在此？」京娘道：「奴家被擄之時，聽得那兩個強人互相爭奪。後來一個說道，我等豈可為這一個女子，傷了弟兄情義？不如殺了，免得爭執。那一個道，殺之豈不可惜，不如寄在神丹觀內，我們再往別處找尋一個，湊成一雙，然後同日成親。兩個商議定了，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」匡胤道：「觀中道士可來調戲麼？」京娘道：「在此月餘，並未見一人之面，可以通一線之生，終日封鎖在此。祇有強人丟下的這些乾糧充飢，奴家那有心情去吃？」言罷，不覺心懷悲慘，兩淚如珠。

匡胤見了，亦甚傷感，說道：「京娘，你既是良家女子，無端被人搶擄，幸未被他所污。今乃有緣遇我，我當救你重回故土，休得啼哭。」京娘道：「雖承公子美意，釋放奴家脫離虎口，奈家鄉有千里之遙，怎能到彼？這孤身弱質，祇拼一死而已。奴家在此偷生，並非欲圖苟且，一則恐累了觀中的道士，二則空死無名，所以等這強人到來，然後殞命，怎肯失身以辱父母？」匡胤聽了，不勝贊嘆道：「救人須救徹，俺今不辭千里，送你回去便了。」京娘聽說，倒身下拜道：「若蒙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」褚玄阻止道：「公子且住。你今日雖然一片熱心，救了此女，果是一時義舉，千古美談，但強人到來，問我等要人，叫我怎處？豈不連累了貧道？此事還該商議而行。」匡胤道：「道長放心，那強人不來便罷，若來問你要人，你祇說俺趙匡胤打開殿門，搶擄了去。他或不捨，到尋俺之時，叫他向蒲州一路尋來就是。倘或此去冤家路窄，遇見強人，叫他雙雙受死，也未可知。」褚玄道：「既如此，不知公子何日起程？」匡胤道：「祇在明日早行。」

褚玄遂命童治酒，與匡胤餞行。不多時，擺上酒筵。正待坐，祇見匡胤對京娘道：「小娘子，俺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可否？」京娘道：「恩人有何分付，妾當領命。」匡胤道：「此處到蒲州，路途遙遠，非朝夕可至，一路上無可稱呼，旁觀不雅。俺僉借此酒席，與小娘子結為兄妹，方好同行。不知小娘子意下何如？」京娘道：「公子乃宦門貴人，奴家怎敢高扳？」褚玄道：「小娘子，既要同行，如此方妥，不必過謙。」京娘道：「既公子有此盛德，奴家祇得從命了。」遂向匡胤倒身下拜。匡胤頂禮相還。二人拜罷，京娘又拜謝了褚玄。褚玄另備一桌與京娘獨飲，自與匡胤對坐歡斟，直至更深方撤席。又讓臥房與京娘安宿，自己與匡胤在外同睡。一齊晚景休提。

次日天明，褚玄起來安備早飯，與匡胤京娘用了，又備了些乾糧路費。匡胤遂扮做客人模樣。京娘扮做村姑一般，頭戴一頂盤花雪帽，齊眉的遮了。將強人擄來寄放的馬揀了一匹，端上鞍轡，叫京娘騎坐。京娘謙遜道：「小妹有累恩兄，豈敢又佔尊坐？」匡胤道：「愚兄向來步行，不嫌跋涉，且得行止自如，賢妹不須推讓。」京娘不敢多煩，祇得乘坐。匡胤作謝，拜別了褚玄，負上行李，手執神煞棍棒，步行相隨，離了神丹觀，望蒲州一路進發。正是：

平空伸出拿雲手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

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至汾州地界休縣外一個土崗之下，有一座小小店兒開在那裏。匡胤見天色將晚，前路荒涼，對京娘道：「賢妹，天色已暮，前途恐無宿店，不若在此權過一宵，明日早行何如？」京娘道：「任憑恩兄尊意。」匡胤遂扶京娘下馬，一齊進了店門。那店家接了進去，揀著一間潔淨房兒，安頓下了，整備晚膳進來用了。又將那馬牽至後槽喂料。匡胤叫京娘閉上房門先寢，自己帶了神煞棍棒，繞屋兒巡視了一回，約莫有二更光景，方纔往外廂房打開行李安睡。不覺東方發白，匡胤起來，催促店家安排早飯進來，兄妹二人飽餐已畢，算還了店錢。叫店家牽出了馬，扶京娘乘了，自己背了行李，執了神煞棍棒，離店前行。

約過十數里之地，遠遠望見一座松林，如火雲相似，十分峻惡。匡胤叫道：「賢妹，你看前面這林子，恁般去處，必有歹人潛匿。待為兄先行，倘遇賊人，須結果了他，方可前進。」京娘道：「恩兄須要仔細。」匡胤遂留下京娘在後，自己縱步前行。原來那赤松林內，就是著地滾周進屯扎在此，手下有四五十個嘍囉，四下望風，打劫客商，專候美色。這日有十數嘍囉正在內中東張西望，忽聽得林子外走得腳響，便往外一張，祇見一紅臉大漢，手提棍棒，闖進林來。慌忙尋了長槍，拿了短棍，鑽將出來，發聲喊，齊奔匡胤。匡胤知是強人，不問情由，舉棍便打。打了多時，早有五六個嘍囉墊了棍棒。餘的奔進林去，報知周進。那周進提了一根筆管槍，領了嘍囉，跑出林來，正與匡胤撞個滿懷。兩下裏各舉兵器，步戰相拼。約鬥二十餘合，那嘍囉見周進贏不得匡胤，便篩起鑼來，一齊上前圍住。匡胤全無懼怕，舉動神煞棍棒，如金龍罩體，玉蟒纏身，迎著棍，如秋葉翻風，近著身，似落花墜地，須臾之間，打得四星五散。那周進膽寒起來，槍法亂了，被匡胤一棍打倒。眾嘍囉見不是路，吶聲喊，多落荒亂跑。匡胤見那周進倒在塵埃，尚未氣絕，再復一棍，即便嗚呼。轉身又不見了京娘，急往四下找尋，見京娘又被一群嘍囉簇擁過赤松林去了。匡胤急忙趕上，大喝一聲：「毛賊休得無禮！」那嘍囉見匡胤追來，祇得棄了京娘，四散逃走。匡胤亦不追趕，叫道：「賢妹受驚了。」京娘道：「適纔這幾個嘍囉，內中有兩個像跟隨響馬到過神丹觀內的，認得我，到馬前說道，周大王正與客人交戰，料這客人鬥大王不過的，我們送你去張大王那裏罷。正在難以脫身，幸得恩兄前來相救。」匡胤道：「周進那廝已被俺剷除了。祇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。」京娘道：「祇願恩兄不遇著便好。」

原來張廣兒又在一座山頭屯扎，離此祇十數里之地，與周進分為兩處，專行劫掠，彼此照應，為犄角之勢，倘有美貌女子，搶來湊成一對，好兩下成親。且說那逃走的嘍囉飛奔到山上，報與張廣兒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那神丹觀內寄放的女子，被一個紅臉大漢挾著同行。方纔到赤松林經過，被周大王阻住，與這大漢交戰。小的們又搶了那女子，不道那大漢趕來，小的們祇得走來報知大王。」張廣兒道：「如今周大王在那裏？」嘍囉道：「小的們搶那女子時，周大王正與那大漢交戰，如今不知在那裏。」張廣兒聽說，即忙帶了雙刀，飛身上馬，跟了數十個嘍囉，拍馬加鞭，如飛的趕來。

卻說匡胤正同京娘行走，已有十數里，祇聽得後面吶喊而來，匡胤回頭一看，正見賊人帶領嘍囉趕來切近。匡胤料是張廣兒，連忙手持神煞棍棒，迎將轉去，大喝一聲：「強賊看棍！」張廣兒舞雙刀來鬥匡胤。匡胤騰步到那空闊去處，與廣兒交戰。兩個鬥了十餘合，匡胤賣個破綻，讓張廣兒一刀砍來，即便將身躲過，回手一棍，正中左手。廣兒負痛，失刀於地，回馬便走。匡胤奮步趕來，看看較近，手起棍落，把張廣兒打於馬下。可憐有名的兩個響馬，雙雙死於一日之內。正是：

三魂渺渺滿天飛，七魄悠悠著地滾。

眾嘍囉見大王已死，發聲喊，卻待要走，匡胤大喝一聲，飛身趕上。有分教——知恩女子，欲酬大德於生前。秉義丈夫，不愧英名於身後。正是：

勛業止完方寸事，聲名自在字中流。

畢竟嘍囉怎的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